

The Urban Culture Studies Reader

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



第四卷

薛毅 主编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

The Urban Culture Studies Reader



第四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目 录

第一辑 后现代状况

洛杉矶要塞	迈克·戴维斯 / 3
洛杉矶的知识分子	迈克·戴维斯 / 42
真正的穷人:隐秘的议程	威廉·威尔逊 /145
二元化城市的兴起	曼纽尔·卡斯特尔 /171
后大都市	索 亚 /236

第二辑 消费社会与文化

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317
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	迈克·费瑟斯通 /333
生活方式与消费文化	迈克·费瑟斯通 /355
城市文化与后现代生活方式	迈克·费瑟斯通 /369
时尚或代码的仙境	让·鲍德里亚 /388

后 记	403
-----------	-----

后大都市

洛杉矶要塞*

迈克·戴维斯 著

林鹤 译

洛杉矶西区的各处草坪都经过精心修剪，遍地林立着含意不详的小小警示牌：“枪械以待！”溪谷里、山脚下还有些街坊更富庶，就给自己围上了高高的护墙，装备着荷枪实弹的私人警卫和顶级的电子监视器。在市中心区，政府公开提供津贴，资助一项“都市复兴”计划，建起了全美国最大的社团化堡垒，周围是一道尺度恢弘的建筑缓冲地带，隔开了周围的穷苦街坊。在好莱坞，以其“人文主义”遐迹闻名的建筑名师弗兰克·盖瑞模仿着外籍军团要塞的模样设计了一座图书馆，圣化了围城的景象。在西湖区和圣费尔南多山谷，洛杉矶警察局在街上设好路障，把穷街坊关在外面，这算他们“对毒品开战”的一步举措。在瓦茨，开发商亚历山大·哈根介绍了自己重新开发内城零售市场的战略：一座圆形平面的购物城，周围环绕着桩基林立的铁丝网，还在购物城内核处的一座监视塔上布置了洛杉矶警察局的一个分点。终于，在未来千年的地平线上，一名前任的警察局长摇旗呐喊着，要安设一颗专供执法部门使用的同步卫星“巨眼”，以图遏止犯罪，而其他警察则略为谨慎些，宁愿效仿 1960 年代的“园地”计划，那一套善恶大决战似的执法计划虽然陈旧了，倒是照样切实可行。

欢迎来到自由派时代之后的洛杉矶，为了保护奢华生活方式，此地花样翻新地变出了新颖的空间压制手段和活动限制手段，无所不在

* 选自 Mike Davis, *City of Quartz*, Vintage, 1992.

的“枪械以待!”也在锦上添花。1990年代出现在城市重构过程中的时代思潮、建筑环境里的控制性叙事,就是沉迷于有形的保安体系,同时也沉迷于建筑警示人们认清社会分野的功用。不过,尽管城市生活的军事化趋势在大街上是如此严冷触目,当今的城市理论却十分奇怪地对此缄默不语,只管争论着电子技术起到何等作用促成了“后现代空间”,或是探讨着城市的多种功能横跨了多中心的大都会“星群”零散分布。相比之下,好莱坞通俗版本的世界末日故事和低俗科幻作品还更现实主义一点儿,而且在政治上也更有悟性,它们再现了在里根时代社会两极分化的浪潮中,人们有计划地让城市表面逐步变得冷硬的过程。这些电影刻画着内城变得像监狱一样(《纽约大逃亡》[*Escape from New York*]和《威龙猛将》[*Running man*]^①)、高科技的警察屠杀小组(《刀锋行者》)、感觉灵敏的建筑物(《虎胆龙威》[*Die Hard*])、城市里活像南非班图部落的角落(《极度空间》[*They Live!*])、越南战场一般的巷战(《逍遥骑士》[*Colors*]),如此这般的形象都只不过是根据现有的实际趋势进一步推导出的结论而已。

这类反面乌托邦的景象极其鲜明地揭示出,当今暴君式的居住及商业保安措施已经让残存无几的城市改善、社会融合的希望走向了绝路。1969年理查德·尼克松组建的“暴力行为原因调查及预防全国委员会”曾经做过吓人的预言,今天它已经得到了可悲的验证:我们都住进了“要塞城市”,这些城市被无情地分成两半,一边是富裕社群的“堡垒单元”,另一边是警察搏击穷罪犯的“恐怖之地”。^②从1960年代那些漫漫炎夏开始了“第二次内战”,它在城市空间的具体构成中已经成为制度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过去,老式的自由派总想在镇压与改革之间找平衡,他们那种社会控制范式现在早已被换上了全新登场的社会福利的花招,根据零和游戏的公式换算着城市穷人和中产阶级的利益。在像洛杉矶这样的城市里,在后现代性的恶劣边缘上,人们看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趋势,这就是将城市设计、建筑学与警用装备融合

① 又译《过关斩将》、《逃跑的人》。——译者注

② 见 National Committee on the Causes and Prevention of Violence, *To Establish Justice, To Ensure Domestic Tranquility (Final Report)*, Washington D. C. 1969.

在一起,形成了整体合一的综合保安力量。这一划时代的融合将会深远地影响到建筑环境的社会关系。首先,市场本身就会偏执地要求提供各种“保安措施”。“保安措施”成了视收入水平而定的、具备地位属性的货物,买方必须用得得起私人的“保护服务”,住在某些壁垒森严的居住飞地里,或者住在有所管制的郊区地带。“保安措施”多少象征着社会声望,而且有时候还决定性地区分开了仅属小康的人家和“真正的富豪”,它更重要的作用并不是保证了你的人身安全,而是在多大程度上保证了让你与世隔绝,包括在居住、工作、消费及旅行环境等等各个环节上隔绝“招人讨厌的”群体和个人,乃至任何一群普通人。

其次,威廉·怀特在研究纽约的社会交往问题时曾经发现,“恐惧感能自我验证”。社会感知到了威胁,这本身就起到了保安动员的作用,无须等着真切的犯罪率来刺激大家。在街头暴力真正不断升级的一些地方,比如在洛杉矶中南部地区或者华盛顿特区的市中心,流血事件主要都只发生在种族内部或者阶级阵营内部。不过,由于白人中产阶级并不亲身了解内城的状况,他们却在想象中戴上了一副疑神疑鬼的眼镜,放大了威胁。有调查显示,在米尔沃基市的郊区和华盛顿特区的内城这两个地方,尽管发生故意伤害罪的严重程度相差了20倍,可两地的居民却在同样紧张地忧虑着暴力犯罪问题。在这一舞台上,媒体的功能是要掩盖、混淆城市里的日常经济暴力事件,于是才不断抛出犯罪的底层阶级以及游荡街头的精神病患,拿他们当作障眼的妖魔。对年轻帮派杀手的报道耸人听闻,最爱操着聒噪刺耳的种族主义论调,让人想起犯了抢劫罪的威利·霍顿^①,这些报道煽动起道德恐慌,进一步加强了城市里的种族隔离,并让它显得分外合情合理了。

① Willie Horton, 出生于南加州,因被指控犯有强奸、执械抢劫及谋杀罪而入狱。1974年时担任马萨诸塞州州长的迈克尔·杜卡基斯支持采取假释制度作为“改造教育”的手段,实施对象包括犯有一级谋杀重罪的犯人。而威利·霍顿在周末假释期间伺机逃脱,随后又犯下了盗窃、抢劫和强奸罪,再度被逮捕服刑。在1988年的总统竞选中,竞选双方就执法力度的政策发生了争论,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布什抓住霍顿案件,反复在竞选演讲中提到此事,以此攻击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杜卡基斯,并获得了成功。——译者注

再者,当代建筑新采用的军事化形式含沙射影地暗示着暴力行为,想象着臆测的危险。在很多事例中,所谓“防卫空间”的象征意义大致就像一名虚张声势的白人警察一样微妙。如今,像限定费用的购物城、办公中心、文化城,诸如此类的大型伪公共空间都充满了隐形的标记,警告着底层的“他者”走得远远的。虽然建筑批评家们通常都很容易忘掉建筑环境起到的隔离作用,但是“贱民”群体却都立刻读懂了其中的含义——无论是贫穷的拉美裔家庭、年轻的黑人,还是无家可归的白人老太太。

公共空间的毁灭

这场保护城市安全的征讨带来了一个无可规避的普遍后果,就是毁掉了让人能走进去的公共空间。“街民”一词在当代是个丢人的头衔,这本身就令人痛心地点明了公共空间的江河日下。为了减少遇见“不可触碰者”的几率,城市改造计划就把一度生机勃勃的步行街道变成了交通走道,把公园变成了无家可归者和穷人的临时栖身之地。许多批评家意识到,美国的城市已经被成体系地翻了个兜底朝天,或者不如说,是翻了个外面冲里。核心处集中着新建的巨型楼厦和超级购物城的稳定空间,临街的前立面被剥得光光的,公共活动被归入了各类严格限定功能的局部,而交通则向内转,挪到了由私人警卫凝神注视着走廊里。^①

再者,随着建筑的公共领域走向私有化,如影随形的还有同时推

① “并不一定只有新建的购物中心开发项目才会在开发模式中出现倒置和内向,以及此种过程造成的公共空间特性的含混不清。有种老生常谈认为,现代城市展现出的整体倾向是,它会拆分成多个单一用途的专门化区域——大学校园、产业园区、休闲建筑群、居住建筑项目……其中每个区域都受到奥妙的开发业内规则的控制,并由专家机构负责贯彻实施,这些专家的职权范围确保他们非常熟悉全国范围内的其他类似开发项目,可对自己旁边紧挨着的不相似的地带却几乎一无所知。”(Barry Maitland, *Shopping Malls, Planning and Design*, London 1985, p. 109.)

进的电子空间重组,比如守卫严密、付费获取的“信息订购”、精练数据库和收费电缆服务,都在服务着隐形市场中的恰当环节。当然,所有这些进程都映射着经济的违规现象以及非市场权限的衰落。与自由主义在都市中的衰退始终相伴的,是或可名之为“奥姆斯特版本”的公共空间走向了衰亡。人们想起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①就会把他看作北美的奥斯曼^②,同时也是中央公园之父。在1863年发生大规模“征兵暴动”^③即曼哈顿的“公社”浪潮期间,他做了个设想,要利用公共景观和公园充当社会安全阀,让不同的阶级和种族混合到共同的(布尔乔亚式的)休闲与享乐活动当中去。曼弗雷多·塔夫里曾对洛克菲勒中心做过著名的研究,结果显示,同样的原则也在激励着拉瓜迪亚-罗斯福时代^④堪称典范的城市空间建设。^⑤

改革派所设想的公共空间景象如果还说不上是美国城邦的根基,至少也起到了缓和阶级斗争的作用,可它现在却跟凯恩斯主义的万应灵药即人人就业的主张一样,早已沦为荒弃的陈年往事。说到阶级“混同”的状况,当代的都市化美国倒是不太像沃尔特·惠特曼^⑥或者

① Frederick Law Olmsted(1822—1903),美国著名景观建筑师,主持设计了纽约市的中央公园(1858—1861年间)。——译者注

② 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1809—1891),曾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1852—1870年间)主持巴黎的大规模改造工程,他的工作改善了巴黎的卫生、公用事业和运输设施。著有《回忆录》三卷,对现代城市规划影响深远。——译者注

③ Draft Riot,美国内战期间为抗议征兵条例的不平等而起的暴乱。所造成的财产损失达一两百万美元,人员伤亡达到1000人。——译者注

④ Fiorello Henry La Guardia(1882—1947),美国律师、国会议员,出生于纽约,1933年当选纽约市市长。曾在城市住宅及福利改善问题上付出很大努力,深受纽约市民的爱戴。——译者注

⑤ 参看 Geoffrey Blodgett,“Frederick Law Olmste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s Conservative Reform,”《美国历史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62:4(1976年3月号);又见 Manfredo Tafuri,“The Disenchanted Mountain: The skyscraper and the City,” in Giorgio Ciucci, et. al., *The American City*, Cambridge, Mass. 1979.

⑥ Walt Whitman(1819—1992),美国著名诗人,出生于纽约市长岛。著有《草叶集》。——译者注

拉瓜迪亚时期的纽约,更像维多利亚时期的英格兰。洛杉矶从前本是个遍地都有免费海滩、豪华公园以及“巡游海域”的半天堂,可是货真价实的民主空间如今在这儿却几乎已经绝了种。在西区,时髦的购物城、艺术中心和美食街连绵不断,它们欢愉的圆拱屋顶组成了奥兹帝国般的^①群岛,而这幕景象反过来靠的则是在社会上整体圈禁住提供服务的第三世界无产阶级,让他们都住进日趋压抑的黑人贫民窟和拉美裔贫民区。本市有好几百万满怀渴望的移民,而城市里的公共娱乐设施正在急剧减少,公园正在遭到遗弃,海滩被隔绝得更严密,图书馆和游戏场正在关张,年轻人的普通聚会遭到了禁止,街道也正在变得更加空空荡荡、险象环生。

毫不奇怪,就像美国其他城市里的情况一样,由于这场保安攻势以及中产阶级增强空间隔离和社会隔离的要求,官方政策就抓住了领导权。既然传统的公共空间和娱乐项目事实上都在蚀本运行,政府这就有了借口,把财政资源调拨给由公司选定的优先改造项目。本市依头顺脑的市政府全力配合着公共空间的大规模私有化,贴补着新建的种族主义飞地(仁慈地称之为“都市村庄”)——在这件事上,市政府居然还很讽刺地自以为代表着自由派白人和黑人这两方的种族联合。最近关于洛杉矶的“后现代”场景有许多让人眼花缭乱的讨论,可它们却完全忽略了上述反都市化、镇压反叛的傲慢专制的各个侧面。“都市复兴”、“未来的城市”,诸如此类都属于胜利的光鲜表面,底下掩盖着内城街坊的残酷现状、掩盖着内城的空间关系越来越像是在南非。尽管东欧的大墙已经倒塌,它们却又在洛杉矶的全境内到处立了起来。

下文讨论的主题就是这场新近发生在建筑环境层面上的阶级斗争(有时候它延续了1960年代的种族之战)。尽管我列举的这些场面和事例还算不得一份全面的综述,因为那就要求彻底分析经济、政治的动态格局,但我这么做却是为了让读者信服,在里根—布什时代的政治轨道上,城市形式确实遵从着一种打压功能。洛杉矶以它历来惯有的预示调子,令人忧心忡忡地分类例证了建筑与美利坚警察国之间正在萌生中的勾连关系。

^① 指小说《绿野仙踪》(即《奥兹巫师》)中的奥兹帝国。——译者注

禁 城

洛杉矶最早提倡空间军事化的人是《洛杉矶时报》的奥蒂斯将军。他向劳工们宣战，让身边弥漫着一种无情的好斗气氛：

他把自己在洛杉矶的住家叫做“宿营地”。另一处房子则以“前哨”闻名。大家都知道《洛杉矶时报》叫做“要塞”。报纸的员工则是“密集方阵”。《洛杉矶时报》大楼本身比报纸车间更像要塞，设有炮楼、堆垛和岗楼。他在里面储备了五十支来福枪。^①

《洛杉矶时报》的冠饰是一只凶险的巨大铜鹰，在奥蒂斯坐的旅行车的发动机罩上方装着一架火力十足的小型加农炮，用以镇吓路边张望的行人。不足为奇，这般过分地炫示攻击性就引来了切实的回应。壁垒森严的《洛杉矶时报》总部算得上是西海岸自由雇佣企业的大本营，1910年10月1日，它在一场可怕的爆炸中飞上了天，这件事被怪在了工会的怠工破坏分子头上。

过了80年之后，奥蒂斯将军的精神又回来了，微妙地渗透了洛杉矶“后现代的”新市中心区：沿着费盖罗阿走廊^②，长排连串的摩天大楼从班克山向南逐次叠落，组成了太平洋沿岸的金融建筑群。在极有权势、极难名状的社区改造管理部的庇护下，增加了公共税收来改造市中心区，这个市中心区项目成了北美战后规模最大的城市设计方案之一。改造工程所需的土地几乎通行无阻地被大面积收购、清理，导致土地价格再一次飙升，在此基础上，大型开发商和海外投资（日本的资金越来越多）盖出了一系列造价以十亿美元计、占据整个街区的巨

① David Halberstam, *The Powers That Be*, New York 1979, p. 102.

② Figueroa corridor, 位于洛杉矶市中心区的一个社区，驻有南加州大学和博览会公园，是举办奥运会和奥斯卡颁奖的地方。这个地区向来以建筑形式的丰富多彩著称。——译者注

型建筑:克劳克中心、好运旅馆及购物城、世界贸易中心、百老汇广场、大西洋富田石油公司中心、花旗公司大厦、加利福尼亚大厦,如此等等。在新的金融区,历史悠久的街景被拆毁,巨型建筑和超大街区成为头号构成元素,随之还形成了日渐紧凑而且完备的交通体系,于是,人们无微不至地把新的金融区设计成了一个魔术般自我参照的单一超级建筑物,一座极端到白痴程度的密斯式摩天大楼。

班克山和费盖罗阿走廊画地为牢,变成了荒凉孤寂、互不连贯的闹市区,它们也和别处类似的妄自尊大的建筑群一样(例如底特律的复兴中心、亚特兰大的桃树街和奥尼中心,诸如此类),惹得自由派狂热地抗议它们夸大尺度胡乱组合、败坏街景,抗议他们把中心区这么多活跃的日常活动全部收编,关进地下广场和私有化的购物城里去。《洛杉矶时报》脾气执拗的城市评论家萨姆·霍尔·卡普兰一直在不知疲倦地抨击着新建的公司城堡存在偏见、反对步行,削平街道立面的行径活像法西斯。照他看来,“密不透风的森严壁垒”与从天而降的“郊区断片”重叠在一起,把市中心区的“生命之河拦腰闸断了”。^①

不过,卡普兰在极力维护步行者的民主权利时,用的还是抱怨“冷漠设计”以及“精英分子规划惯例”的自由派老调子。他与大多数建筑批评家一样,也责怪城市设计失之疏漏,没能前瞻性地预先考虑好尺度问题,而且植根于洛杉矶阶级斗争、种族斗争的漫长历史,流露出了明显的压制意图。说真的,如果考虑到市中心区新兴的“黄金海岸”与此地其他社会区域、景观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这一角度总括来看,“要塞效应”就暴露无遗了,这不是设计上的无心疏漏,而是精心谋定的社会—空间策略。

大致可以简单地说,这种策略是为了实现双重的遏制:既切断了与市中心区以往历史的任何关联,又防止了将来与非盎格鲁裔的城市文化发生任何接触。在改造项目边际线上的每一个地点,这种策略都化身为一道无情的建筑边界或缓冲地带,把新的市中心区定义成了与

^① 《洛杉矶时报》1978年11月4日,X版p.13。又见Sam Hall Kaplan, L. A. Follies: A Critical Look at Growth, Politics and Architecture, Santa Monica 1989。

市中心余下部分针锋相对的一座城堡。许多大城市中心区都兴建过更新项目,其中,洛杉矶无论多么漫不经心,总算还是与众不同地保住了商业核心区里的大多数建筑,它们大约盖在1900—1930年间,多数采用美术学院风格^①。在花掉了大量公共经费以后,各大公司总部和金融区从旧的百老汇—春天走廊^②一带向西挪了六个街区,搬到了班克山那片拆掉了居住街坊以后建成的园林地段上。为了强调新建的市中心区的“安全性”,与旧中心相连的全部传统步行通道实际上都被迁移了,其中也包括著名的洛杉矶空中索道铁路。

这一整套操作背后的逻辑发人深省。在其他城市里,开发商可能会试着把新旧天际线连接起来,利用老旧的剧场和文物建筑那万分珍贵的宝藏,创造出一段带有贵族气的历史——创造出一个还在用煤气灯的区域,创造出法纽伊市场^③或者吉拉德利广场^④——好帮中产阶级的居住新区充充门面。但是,在洛杉矶大兴改造的商人们对百老汇旧中心的产业价值却是这么看的:由于这个地点正好位于公共交通的中心点上,还大量集中着穷困的黑人和墨西哥人,因此该地的产业价值难免会被祸及。身处瓦茨暴动的余波里,而且眼看着黑人就要威胁到白人权势的关键环节(麦科恩委员会的报告耸人听闻地详细阐述过这一点),于是众人压倒一切的忧心焦点就放在了恢复种族隔离政策的空间保安措施上。^⑤ 洛杉矶警察局传播着可怕的说辞,说黑人少年全都是危险的帮派成员,就这么怂恿着各家商业机构都从百老汇地区

① Beaux Arts, 1671年成立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开设油画、雕塑、建筑等课程,作品风格强调古典传统。——译者注

② 指在百老汇大街和春天大街的路口一带兴建的百老汇—春天中心。——译者注

③ Faneuil Market, 位于美国波士顿市,由城市设计师 James Rouse 建于1960年,是一处品尝当地小吃、购买纪念品的封闭市场,也是吸引游客的热门经典。——译者注

④ Ghirardelli Square, 位于旧金山渔人码头,由意大利人 Ghirardelli 创办于1850年淘金热时期,现在以巧克力制作展览中心而闻名。——译者注

⑤ 为调查洛杉矶骚乱而成立的州长委员会。Violence in the City—An End or Beginning?, Los Angeles, 1965。——译者注

搬家到壁垒森严的班克山一带去。^①其结果是,改造项目大张旗鼓地复制了空间关系上的种族隔离状况。有了港湾高速公路边的壕沟和班克山的高级围栅,新的金融中心才得以隔开四外满满围着的移民穷街坊。山丘大街紧挨在加利福尼亚大厦的地基边界上,变成了本地的柏林墙,分割开了班克山享受着公共津贴的奢华生活和百老汇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现在拉美裔移民把百老汇接收了过去,当作自己首选的购物和娱乐街道。由于眼下有政治背景的投机商正在改造百老汇走廊的北端(有时候人们把这一段叫做“班克山东段”),社区改造管理部就答应,将在1990年代重新恢复与班克山之间的步行联系,包括恢复洛杉矶空中索道铁路。当然,这只不过是极度渲染了当前人们反对交通便捷性的偏见——也就是说,反对在新旧之间、贫富之间发生的任何空间互动,除非是为了提高品级或是重新开发居住区。^②尽管也有少数白领人士冒险走进了中央大市场^③——这是销售热带产品和新鲜食物的人气最旺的大商场——但是,山丘街上的古琦(Gucci)专卖店在清点顾客时,可从来不把拉美裔小店主或是周末才有空闲去逛市场的人也算在内。在百老

① 1970年代初,警方向中心城市协会的成员们通报了一场“迫在眉睫的帮派入侵”。他们敦促生意人“向警方报告本区内出现的任何年轻黑人团体。这些年轻人的岁数介于12岁到18岁之间,男女两性皆有。有一个帮派戴着耳环,另一个帮派戴着帽子。这些人聚集到两人以上时就非常危险,而且持有武器。”(《洛杉矶时报》1972年12月24日,1版p. 7。)

② 提高本区品级的做法就等同于“里根化”。社区改造管理部做了一笔全盘交易,要把百老汇走廊的北端变成一架高级消费的“桥梁”,连接起班克山、市民中心和小东京,因此他们花了两千多万美元,诱使州政府在离第三大道与百老汇大道交角处一个街区远的地方兴建了“罗纳德·里根办公大楼”,同时还用六百万美元买通了联邦救济署,把它庇护的无家可归者搬出这个街坊。在里根大楼里上班的三千名国家公仆要充当突击队,提高第三大道与百老汇大道交角处这个战略性街角的品级,而开发商艾拉·耶林则已经拿到了社区改造管理部给他的好几百万美元的补贴,要把他名下拥有的三座文物建筑(布莱德伯里大楼、百万美元剧院和中央大市场)改造成“中央大广场”。在正文中提到过的“百老汇—春天中心”就成了穿行在里根大楼和中央大广场的“安全通道”。

③ Grand Central Market, 位于百老汇大街317号,是洛杉矶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传统菜市场,始建于1917年。——译者注

汇广场上或在当代艺术博物馆的门前,偶尔有个贫苦无告的街头流浪汉晃荡过去就会引起无声的恐慌;摄像镜头开始转动,保安也会紧一紧腰带。

看着老市中心区全盛时期的照片,能看见人群中混杂走着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盎格鲁裔、黑人和拉美裔。鉴于今日市中心区“复兴方案”的设计方式,这些不同的族群实际上已经无法共存。新的方案不仅故意要像卡普兰担心的那样“消灭街道”,还要“消灭人群”,消除人行道上和公园里出现的民主的混同状态,而奥姆斯特却相信,美国正是用这一混同方式矫治了欧洲那种阶级分化状况。市中心区的超大尺度建筑活像是伯克明斯特·富勒^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设计出来的某些狂想方案,它们有心要创建一个供中产阶级工作、消费、休闲的天衣无缝的连续体,确保你不会窘迫地暴露在市中心区工人阶级的街道环境上。^②的确,由堡垒和防护墙、镜面玻璃和人行天桥所组成的集权主义的符号学,绝不通融由异类建筑秩序、异类人际秩序带来的任何吸引力或是共鸣感。就像奥蒂斯那座堡垒式的《洛杉矶时报》大楼里的情形一样,这是阶级斗争的建筑符号学。

为了避免让人觉得太过极端,先来看一下《都市土地》杂志最近如何描述全美境内的逐利建设程式,它把大规模成片开发、社会的同质性以及安全的“市中心区场景”一股脑儿连在了一起:

① Buckminster Fuller(1895—1983),美国建筑师、发明家、哲学家兼诗人。在多面体穹隆建筑、特种汽车等项目的设计方面都有探索,著名建筑作品有1967年加拿大蒙特利尔世界博览会美国馆等。——译者注

② 著名的“可防范空间”理论家奥斯卡·纽曼(Oscar Newman)仔细思考过白人中产阶级与穷困黑人之间的社会差距越来越大这个问题,他坚持认为,应该由联邦政府下令把穷人逐出郊区居住场景以外。不过他坚持说,“把穷人和黑人关进围栏”的做法(原文如此)必须“根据一个严格控制的配额基数”实施管理,不能威胁到中产阶级,要确保他们永远维持社会优势地位。(Community of Interest, Garden City 1981, pp. 19—25.)当然,这种“严格控制的配额”恰恰是改造机构特别钟爱的一种策略,比如洛杉矶的改造机构,因为他们一直不得不在自己设计的“都市村庄”里容入一小部分低收入家庭或极低收入家庭的住宅。纽曼和改造机构的人都很难相信这些城市工人阶级有本事维持自己街坊的体面,或是在确定公共利益时能有任何意见。正因如此,工人阶级穷人在改造过程中总是“问题”,是“不良影响”,同时镀金的中产阶级则总是代表着“复兴”。

如何克服市中心区对犯罪行为的忧惧

创造一个密集的、紧凑的、多功能的核心区。可以把一处市中心区设计并开发得让来这儿游玩的人们觉得它——或它的某个重要部分——很吸引人,是那种“可敬的人”愿意时常来转转的地方……市中心的商业区如果是紧凑的、密集开发的、多功能的,就能汇聚人群,为他们提供更多活动……在这个核心区里提供的活动内容将决定漫步在它的人行道上的都会是哪“类型”的人;在核心区里或者核心区附近安排了办公楼和中等、上等收入的居民住宅,就能确保步行人群中主要都是“可敬的”守法人士。这么一处引人入胜的改造核心区还会具备足够大的规模,能够影响到市中心区的整体形象。^①

虐待狂般的街道环境

以摩门教善恶分明的立场来处理市中心区这片社会缩影时,故意把城市表面做得十分“严冷”来整治穷人的心思表露得尤为厚颜无耻。威廉·怀特做过著名的研究“小型都市空间内的社会生活”,他在其中提出了一个观点,任何都市环境的质量都是可以衡量的,首先要看有没有方便舒适的地方,让步行者可以坐下来。^② 班克山的高级公司区以及萌生中的南园“都市村庄”的设计师们极其热忱地把这一原理铭记在心。本市的政策是要给市中心区的白领居住新区提供津贴,作为其中的一个步骤,本市已经,或者想要拨来上千万美元的国税,用来为这些住区建设迷人的、“柔和的”环境。规划设计师构思出的综合设计

① N. David Milder, "Crime and Downtown Revitalization,"《都市土地》杂志1987年9月号, P.18。

② *The Social Life of Small Spaces*, New York, 1985。